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宮卷之二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演編解

補遺

殺星降凡 萬曆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訕罪犯繁夥。久埋地獄。未正天刑。謹齋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審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刀兵劫內勾銷。著冥司判生人道。遣月孛天狗羅喉計。

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攪亂乾坤。帝甚憫之。大日
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救解。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
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屢起見。遍地
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
卽月季諸凶神。與所隨妖星馬疋。俱于大雪中下。吟
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戈者。初生時。父
夢九天一鎗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

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鎗矢摠類戈矛。九一適
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尙無子。
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二
月。進香武當。所嗣道士梅三。高贈藥以歸。石乃孕。丙
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迴繞其室。乃覺石
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
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自成云。
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
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

向秋畦私竊穀。傷于夜餽。暗偷營。雙螯恰似鋼。父舉
八股。潭如寶劍。擎只怕釣鰲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
生。師見詩。謂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
終。未幾自成棄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悉傾。時縣東
有周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爲業。
火星滿室。衆遂呼爲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爲兄
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
一斗粟。至是頗富。故衆呼其子曰仁。爲一斗粟。性不
羈。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己而槩早米。每

石六兩。大饑盜蜂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爲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鼓譟遂遁走。中途遇北來逃兵欲劫之。自成曰。予號闖王。名著三秦。取鎗挿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中。中髀爲兩。衆驚拜推爲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竄。自成遂居山爲窟。

雲護李自成

予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間。其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

入洮河底駐營時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
官兵固守且洮河濶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底
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衆于洮中止
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听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俄
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
亦大異也自旆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
岍遠逸初至曹目久入漠中次又人獨之夔州雲陽
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衆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庠士馮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昌

歸子謂必問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九年冬。借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响馬內有二十四人爲首。各有混名。

第一名老獍獍孫 昂 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第三名翻江龍呂 佐 第四名曹操王林 漢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 第六名一條龍張 立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 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第九名梅鐵塊梅遇春 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

第十一雙珠豹史 定 第十二潑皮風陸 鋼

第十三一枝花王于子 第十四兩裡金剛王命

第十五五閻王丘正文 第十六掃地王閻人訓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 第十八善隱身蔡本雄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 第二十穿山猾金庭漢

第二十一不粘泥趙勝 二十二混十萬姜 廉

二十三滿天星周 清 二十四一斗粟鄭日仁

羣賊五推自成爲大元帥稱關王自成既得衆謀劫

郡縣張獻忠曰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
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出西呂佐林漢往陝
西間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往南直安
慶馬元龍王命往滌和俱率衆數萬

李岩作勸賑歌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
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壞仍。嚙嚼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
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向。哭。全。既。塵。飛。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
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
歸。泉。壤。理。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
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
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長。孫。助。貧。救。乏。功。勛。
大。得。厚。流。光。裕。子。孫。

李岩歸自成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日久欽。帳下宏猷。岩恨詞。

見之晚自成日草莽無知自慙菲德乃承不遠千里
而至益增孤酒兢惕之裏岩日將軍冬日在人莫不
忻然鼓舞是以謹率衆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日足下
龍虎鴻韜英雄偉畧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
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畧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
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兒上生白
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強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

策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卽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人順河千陌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雁門關將軍始爲馬上之王王號闖者已驗其說宇若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爲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揭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原

山西人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潯清

山西人

馮岳

河南人

張澤

北直人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李 李

河南人

趙 禮

四川人

苗人鳳

陝西人

吳風典

四川人

祖有光

湖廣人

管撫民

湖廣人

朱 滿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陳 混

河南人

戈 寶

陝西人

王 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
非皆真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劉宗敏權將軍

戈 寶止監軍

馮 岳殺將軍

王 年左監軍

谷大成銳將軍

王 賈右監軍

李 岩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苗人鳳左先鋒

王漪清龍護將軍

祖有光右先鋒

張 澤豹澤將軍

官撫民前先鋒

顧永龍威將軍

朱 浦壓隊人將軍

吳鳳典 迅將軍

李承元 征西將軍

趙 禮 右擊將軍

李 牟 討北將軍

孫世康 協贊將軍

陳 泯 鎮東將軍

苗之秀 虎賁將軍

張 霖 圖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
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一二猶未盡較也當
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世核之耳然野史所
紀瑣事頗多實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社稷王館書

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爲官。卽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罷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在事。若酷虐人民者。卽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闢王仁義之

師不殺不掠。入編口號使小兒歌曰。突他娘穿他娘。
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來升皇
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
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
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卽闖王。而不知闖
王乃自成也。李岩曾舉孝廉。其父某尙書也。故人
呼岩爲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衆。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臨行奏

日臣嘗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而
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
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
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致李
自成因間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
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駐營歸德
遣良玉爲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
麾下游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
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良玉遙謂之日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倖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塗炭難言尙誇德澤乎遂斃良玉佯北大成逐之良玉伺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熙祚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襄有勳良玉縱兵劫掠玩寇不援遂降二級追奪勅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荆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柱一瀋遁走獻忠追之劉熙祚命中軍

王承圖率兵護行自欲入永州爲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誓。熙祚大怒遂殺熙祚于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真卿罵祿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間。

又弔劉詩云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畧。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湲盡哭聲。

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
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卽持刀擊賊。賊
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
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瞑目大罵。揮刀戮賊。
遂被害。

隻身登陣。事豈有濟。女甯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
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令變眉者聞之能下漸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爲大將軍狄應魁爲先鋒趙禮爲右擊將軍王襄爲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封。黃河水決圍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總兵黃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係六安州人。多膽畧。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合順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尅日征勦。奏云臣當掃
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
履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
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
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
衆詐降。僞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辦奔逃。不敢交鋒。
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
王師覆沒。傳逃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畧

先是孫傳進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
急恐傳進輕取敗卽痛切上疏其畧曰臣聞主憂
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
之事願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
月俄而報捷俄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
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
本情而次第謀之合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
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
郡扼我上游夫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襄之

去陪東只十五日也。而不數即窺者。臣以爲賊之計。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進以數萬之師。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掙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債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應援。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王翦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

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之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然殲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率制。誰批腹。著著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服。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郡偽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儀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捷而憑關固守。俟賊頌。

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惟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指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達。閉關。撥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青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款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甲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

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次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遮圍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旣燼而責救火焉。則東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繪圖續記

忽宮中見一少婦。遍體縞素。或當黎明。或過昏暮。滿宮奔走。官人逐之。急則不見。寒皆疑懼。時賊勢猖獗。

大內舊有秘室。係劉誠意封。議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啟禍端。上欲開封。驗視。親至秘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凄慘。自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官太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秘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卽命小監二人。揭開上觀。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塞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監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拋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

對日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洩也。雖云
屢見不祥。今皇爺仁愛治民。剛斷理政。從來以正勝
邪。縱有微青為次。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
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
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劍旗幟。
人馬影子。似闕闕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條隱條
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
人惶惑。

願罪已詔

上以災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通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裝服用布製成。專尚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猖獗。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妖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召張真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
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詣京設延禧萬壽旗妖護
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真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
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綱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
霆號令雄天師即帶道錄左贊法真人道紀右護功
真人驅雷掣電真人移星換斗真人飛鳥走兔真人
呼風喚雨真人祛妖除疘真人宜祥致瑞真人執劍
仙童擁符神將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

入朝上日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故。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冥告上帝。爲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爲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宵不除。宮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醮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真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建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真人焚疏。伏壇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禍亂屢生。雖理數之自然。亦愆尤之

所致臣等。殺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
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譴非輕。咎吝彌深。災殃迭見。
臣特自陳六事。請竊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默庶。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次由恩弭。右疏謹獻。
金闕。寥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府伏壇前。神遊帝闕。
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
聖真君。馘斬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卽辭。
歸江右。

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

擒之耳。卽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蓋指玄
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大清帝起于東北。辨髮入
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弘光。永歷
俱萬曆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奏
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埠王館記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詭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
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
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

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
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澗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
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澗渡黃河登岍至山西太
原等處。

李自成偽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推求莫下民歸往祗切來蘇命既
應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

每悉治忽之。故爾明朝久席泰甯。浸弛綱紀。君非甚
黷。孤三立而揚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靈而公忠絕。少賂
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間左之脂膏。殆
盡肆。昊天幸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被災。朕起布
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
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冀。綬靖黔
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
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
教。如祀如未。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

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
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謹靡忒唯今詔告允
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防危于臣庶臣
其慎哉尙效忠于君父廣貽報于身家謹詔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古候天文書
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

賴卿早奏通日。么麼黨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軀報効。使元兇大慙。速就殲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爲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闖王強盛。奸倭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其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

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襄谷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日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皇天水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却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詎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己父母者。衆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日。大同陷。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春

率衆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嚼。賊衆四合。是虎卽以皮御下。乃賊將谷大成偽扮者。通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淒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識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

奪取北京城據此識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
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卽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
器械攻取

杜秩亨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
皆以爲可上泣曰祖宗費却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
此山河爲不肖子孫徂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
卽死歸泉府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甯死可也割
地不可更深微行王朱純臣第乃還

帝后自盡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巡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巡走。兩週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爲號。蓋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

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其奈文武諸臣各爲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合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上復進壽甯宮。見長公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欲斃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持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回。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

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燈不待城破卽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婦

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淒慘賊兵西進得勝門
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
數千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所將存火器沿城擺列
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裁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
或設帳市藥時宰相賣官密餉故京城買官者大斗
是賊賊由此內應外合使十七載揚厲憂勤之帝王
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論

劉宗敏傳論城中百姓曰吾來安尔百姓毋得驚惶

你門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土并貼門首御
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又書永昌
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白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
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中于旁不
悅牛金星日欲代大明奉天如何反射天也適進大
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
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娼婦及歌童小唱各數

丁人設宴士民各戴破帽服破衣匿茅舍中絀絹數
任不能易一敝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
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闥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
攝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聚攷狼籍童子兵以所掠
錦繡裹身馳馬市中

偽詔

因獻城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
許關閉店業大兵擾害者治以軍法

偽諭在京文武

吏政府大堂論爲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奉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毋後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

偽政府着長班內外尋搜不許民間容隱一家容隱九家連坐

富戶汪箕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
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爲先鋒率兵
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
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
托言領兵前導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爲刑
官追贖十萬三夾一腦箍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
二碗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

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岩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畧曰。一掃清大內後。請王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葺酒埽。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贖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備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贖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

自輪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卽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任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

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宋獻策疏畧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權宜。排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

宋獻策與李岩議明朝取士之弊

獻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岩散步。偕行道。見一僧設兩
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降臣繡衣。乘馬呵
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岩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
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
也。岩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
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
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
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益
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窓辛苦。纔博得一紗

明上頭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卽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已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

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若曰
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
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
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極則其披剝而
逐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
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
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情慢之風。莫此爲
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

禮儀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儀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舉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若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爾畢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問

日和尙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以爲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弔死。旣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大笑曰：日和尙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癩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僞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僞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

兵內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四夷館有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儻。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羌來入賀者。

自成改衣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

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爲符四品以下爲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收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口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日我已訴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劫數尙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髮仗劍逐殺闖賊連聲砲响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燃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聞唐通爲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旗幟悉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忌李岩。李岩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

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鐸柘城令郭
經邦及尙國俊七人俱被兵卽尙書丁啟膚命叅將
丁啟光擒縛往南京李岩請率兵恢復。自成許之。金
星日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
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米獻策素善李岩遂
往見劉宗敏。以彘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
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
敏率眾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
萬自河南至湖廣。欲合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

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爲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劫糧。命辛思忠、楊彥率兵二千于湖廣沿江府縣劫糧。一夕自成方寢。大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寶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予相振而醒。寶氏曰：勿異。

也。屢心生暗。見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竇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 大清朝有賀表請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侄李過與賀錦牛。任任繼宗劉體仁等。其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眾歸之。

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侄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

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爲忠義夫人。隆武既沒。堵胤錫以永曆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爲太后。具疏稱自成爲先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與國侯。李過雖降。不過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用竇氏書于社。堦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
山谷所謂寇也。此五六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
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
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
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爲勦爲撫固亦易耳。奈當事
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尙猶中智以
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
終未有成功。迨至話言有間。任用勿專。劫代殺括代
頗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繼之以用智之

揚嗣昌註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沈矣。元惡既愍。盈蓬
狼顧。陳賡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賞草草
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
厲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
饑疫頻仍。同類相合。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
秦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躋蜀。則民心使然
也。夫歛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
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
卑。法相糴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

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畧。愚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為國家憂。惟在官府之隔閭閻之墮耳。憶丙子歲。予道淮上。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既而歸里。從士大夫飲。聞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足為大憂。有書生應言。官軍屢敗。年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憂也。寇盜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

夫豈謂鉅根乎。所以留情官用貴未嘗以國家爲念耳。迨至大厦突頌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豈不傷哉。雖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污之逼郡邑也儒將悍兵之耗餉于營幕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與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四月十六日書

論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一曰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

急不得不增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
平負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嚮聚于山林
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日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
隰斯特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
兵計賊則關無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
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日天災流行假流寇擾攘之
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
稍孤耳奈秦隴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
生計止有從賊劫掠其級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

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綰。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千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渾瑊。仁之息。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况並見乎一時。有不士崩屋。

解者乎。試譬之。一家強鄰。闕于明庭。竊盜。據于堂奧。爲有司者。復敲肌撲骨。以婪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歟。吏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蟴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城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破殆盡。遂致他郡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爲精利。其

三柱爲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遠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遇吉時出鏡師策應之。則高傑。日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人燕是則爲秦事計者。當以守爲正。而戰爲輔。至于獻忠。一酋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爲正。而守爲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

攻之則可以收滅獻忠既破則良玉二十萬之衆可
與傅庭十六萬之師相爲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
圖矣張李旣平則強鄰雖或深人亦未必遽至危亡
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傳
庭覆于潼關良王潰于朱仙遇吉死于甯武敵寇交
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觀趙宋之
南渡也兀朮大舉入寇楊大據洞庭與劉豫通欲順
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
大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

禍幸有武穆者爲制置使以備之。秦襄陽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後著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爲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既固而外疾亦漸除也。惜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編北畧初成仲書此論以附識之。九峰王右館用賓氏草。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法光

光宗

熹宗

思宗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
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
高拱合策。撫俺答。宜大以西。稱甯上矣。用大帥戚繼
光爲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唯繼光言是
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調

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
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
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異法庶幾黃龍地節間居正
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沒怨叢卒禍
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既壯益明習庶事
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
充實賦歛不苟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雖無姚宋之
輔亦無愧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
希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

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
爲威攝之。不若冥置之。批荅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
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
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
者寡。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
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旨處分。而被糾者卽去。臺省
盜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
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元詩。教趙
興邦。官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四 二
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闕。不。下。者。臺。省。益。復。
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
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邊。東。
之。難。一。發。而。將。驚。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
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敢。辨。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
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
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
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
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

職業惟習。貪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平。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文之日。良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事爲無爲哉。乃謂禹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不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

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卽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勲。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

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然請者
逆耳。調停者言甘。遂目言者爲黨人矣。時行性寬平
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
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
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
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躐進者。咸附
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
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
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

之亦爲游揚。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
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誦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
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
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竊憂危竝諺也。不知
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沉
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
明。蓋者。或云比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
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
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歸獄。

于。嗽。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羌。持。挺。以。圍。青。宮。據。稱。欲。愬。二。瑄。于。上。瑄。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爲。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泉。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請。之。意。貴。妃。亦。危。懼。祈。于。上。上。命。自。日。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諱。諄。剖。明。之。遂。以。二。瑄。及。張。羌。成。獄。餘。置。不。問。當。張。羌。事。起。

中外不能無疑。○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之。之矣。○疏稱羌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槌擊証之。亦不可知。○而延元輩恨之。來持甚之。○宋素守亦不潔。○延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遂道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

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沐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
寶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寶尹
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
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
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
庸庸無所主持上于秦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
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
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時教韓浚輩楚爲
官庶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

賓尹。蓋陰爲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
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汗無
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鄰。皆負才
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韓求銓部。不得。遂反
攻之。于何之。麟謙益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
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滄東
西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
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逮陞
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

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
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
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鉉憲大臣。鄒附麗
東林。亦無不繇田間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
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
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
龍。楊漣。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坦長。鄒維逢。
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搃論不無小
苛。人益側目。大瑤。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

而諸賢以其領八彌恨惡之。周宗建侯辰陽等相繼
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中賢私爲
天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
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爲快。楊漣二十
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其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
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燦，以威怵廷臣。後遂因燦遇
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
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
身道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

軋而猜忌起異已者雖清必驅聞已者雖穢必納卽
領袖之賢。謫謫可重而妬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
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鑰四出。如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
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
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厥臣並稱。一內封公侯
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下垂足而立。斯時
憂國者。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
陋無足數。熹廟資天忠賢呼呈秀諱移時。竟不能有

所圖而列。皇帝一登極。神明白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愬。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爲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竊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請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

習如前上久而廢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溫體仁秦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積爭甚力上遠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邊警日深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莖袁宏勳之屬糾閣臣韓璣錢龍錫能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遂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爲上所深

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常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去而溫棄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深濶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流。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

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質。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
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通宥罪。罷斥諸臣。多收
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忍儒罷相
時。其門人張海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
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
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相排。益自恣。納
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海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
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

待國器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權權及焚廟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馮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遠與姜曰廣、呂大器、張移

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土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蒙徐功高杰輩持爲口實力主福王其所揆倫序之訟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遺寶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有阮大鍼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入卽翻逆案。處諸清流。憲臣劉宗周疏爭。士英去。鍼內用。瑄外用。籍帥并收勳臣。以助

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瑞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賄
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還原
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
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卒。致左
師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檄勁兵以防左師。
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虞。且欲因以破左。
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大
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
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

始而領袖者爲顧邵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魏崔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成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殘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

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固亦以公道接人。其
行賄者尙耻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
崔魏之時。南都之攻。則明目張膽。以縱利爲市。而不
以爲耻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
安亦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
得。亦有走險。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
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
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極矣。若謂神功
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騷

語○惟○恐○人○不○知○也○若○爾○輩○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
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已○必○操○戈○隨○之○雖
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
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
甚○後○忿○深○前○身○家○爾○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
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爲○賢○爲○邪○有○難○混○者○余○亦○以
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褶○中○然○余○不○以○此○懷
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

此出夏允彝

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去山東二十

年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直奏一槩留中。持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人耳。然下以此愈益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鈎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具詞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土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

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
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
偶然耳。昨偶乏。卽奉。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
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借時。與一孝廉借。謂
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借孝廉頗愠。及至都旅館
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借者
亦四十金。其撙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
亦非常也。

金擅于玉士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

獨賞韓敬才託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爲
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王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
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
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
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爭論之器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
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兆京輩以
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
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兆

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素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筭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賦然。繩其品行。實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

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
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
錢聲色自娛。未路失節。既投阮大鈞。而以其妾鄒氏
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
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
錢胡獨不聞之。南都被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隆
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叅之。張孫振對錢
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爲周旋。錢領之。鄒得
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

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噫亦可
醜矣。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
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
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
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康伯張國紀駙馬輩永固舉家
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
邦弼何剛吳嘉允陳子階錢棟祁彪佳勳臣靖南侯
黃得功魯之璵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

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
語其妹云。爾尙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
視其繼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
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
之糾溫體仁也。查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罣體。
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遂之出都。謫戍。遇變。
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
甫召還。而闔門殉難。最爲烈。云劉理順。盛德士也。亦
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亦聚哭之。馬世奇。二妾

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俱在左。卽曰。快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

南都之覆。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麟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魏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番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焉。侯明曾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陷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

破及其弟洲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陳
干階官止欽天監博士間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
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回車寓于城外僧寺
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卽自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
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
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與日史日嘗各爲一傳。
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
也。

流寇大畧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耿如相入接之師也秦地連
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楊鶴爲三
邊總督欲撫安之既撫復叛鶴遣簡戍洪承疇爲秦
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
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相煽惑由中
州入蜀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殺爲川
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遣之入秦望秦又叛遣奇瑜下
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
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其勇而騎驍入山搜

寇爲所敗。破賊復關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爲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以稔聞寇且衰矣。邊警亟。召三公入援。兵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劑。遼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僞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蔭增天下餉。初以澄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楚中遼澗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

輒被處遂總加之。賴田中持設一少司農。理勦寇節。
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關中。幸以撫鄭芝龍成。
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
之。有老獬獬闖場。天滿天星。飛山鶴。每名亦未著姓。
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然招
獻忠後。兵肆凶悍。侵奪居民。每伸寇而用民。獻忠旋
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遠諭。俾寇旣復叛。嗣昌乃自請
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
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

土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閩時。講練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浮于遠餉之數。至是。卽撥遠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整山徑走入蜀。嗣昌彈劾撫邵捷春。逮論辟。蜀民爲訟。竟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

滔天圍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圍賊
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破。或云服毒。或云病。
疫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圍賊再圍開封府。前後
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
上令各隊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
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而
河忽大潰。城沒。周潛與守土諸臣皆走高丘。得免。百
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走。然河
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既圍城。堤久不修。其

澗固宜。上爲之悲痛。出孫傳達于獄爲總督。悉發秦
晉兵從之。傳達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
出關。傳達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
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達走死。先是寇所破
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
方伯陸之祺。鬚多蒙面屈降矣。寇卽由秦入晉。所至
風靡。止先遣關臣吳牲出督師。牲遂避未行。而獻賊
已破武昌。舊關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牲。旋逮問諂
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關賊稍減。民遂以關賊

爲不殺人至卽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聞死無一降者。榆林多苦。將救出。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守張璘。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送之。出。有以殊禮。然兵餉皆絕。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爲寇同姓。得不死。傳聞寇稱之爲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

官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
呂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始留之羣臣建議者
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
召對館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彰義
門矣內城尙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
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
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自
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衛傳聞素棺置蘆蓆棚
中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

吳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名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隨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遊移。留不結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自成。

每登御座。卽眩。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遷神靈以呵護云。

終